

鲁迅：二心集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序 言

這是一九三〇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。

當三〇年的時候，期刊已漸漸的少見，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，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。「語絲」和「奔流」，則常遭郵局的扣留，地方的禁止，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。那時我能投稿的，就只剩了一個「萌芽」，而出到五期，也被禁止了，接着是出了一本「新地」。所以在這一年內，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。

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，那時無人記錄，講了些

什麼，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，是『象牙塔和蝸牛廬』。大意是說，象牙塔裏的文藝，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，因為環境並不相同，這是連擺這『象牙之塔』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；不久可以出現的，恐怕至多只有幾個『蝸牛廬』。蝸牛廬者，是三國時所謂『隱逸』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，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，不過還要小，光光的伏在那裏面，少出，少動，無衣，無食，無言。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，任意殺掠的時候，心裏不以爲然的人，只有這樣纔可以苟延他的殘喘。但蝸牛界裏那里會有文藝呢，所以這樣下去，中國的沒有文藝，是一定的。這樣的話，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，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『民國日報』上給我批評，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，因為

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。譴案在『清黨』以後的黨國裏，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，捕殺的網羅，張遍了全中國，而不講，却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。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，纔有『庶幾得免于罪戾』的幸福了。

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，在所謂『大報』和小報上，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，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。有些報紙，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，譏笑我為『投降』，有一種報則載起『文壇貳臣傳』來，第一個就是我，——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。

盧布之說，我是聽慣了的。大約六七年前，『語絲』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『正人君子』們的話的時候，上海的『晶報』上就發表過『現代評論社主角』唐有壬先生的信札，

說是我們的言動，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。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，宋末有所謂『通虜』，清初又有所謂『通海』，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，害過許多人們的。所以含血噴人，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，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譴見，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。至于『貳臣』之說，却是很有意思的，我試一反省，覺得對於時事，即使未嘗動筆，有時也不免于腹誹，『臣罪當誅兮天象聖明』，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。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，也可見他們的『文壇』上是有皇帝的了。

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 (Franz Mehring) 的論文，大意說，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，有一點貳的心思，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。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，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。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，比異階級的奴

隸造反還可惡，所以一定要除掉他。我纔知道中外古今，無不如此，真是讀書可以養氣，竟沒有先前這樣『不滿于現狀』了，並且仿『三間集』之例而變其意，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。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。一階級裏，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，就是『詩經』裏說過的那『兄弟鬩于牆』，——但後來却未必『外禦其侮』。例如同是軍閥，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，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？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，怎樣地在『碰壁』，怎樣地在做蝸牛，好像全世界的苦惱，萃于一身，在替大眾受罪似的；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。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，毫不可惜牠的潰滅，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，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，却是的確的。

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，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，但因爲

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，文字必得和他們相稱，就很少做『熱風』那樣簡短的東西了；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，得了一種經驗，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，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，或有意的曲解似的。又，此後也不想再編『墳』那樣的論文集，和『壁下譯叢』那樣的譯文集，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，譯文則選了一篇『現代電影和有產階級』附在末尾，因為電影之在中國，雖然早已風行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却還少見，留心世事的人們，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，還有通信，如果只有一面，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，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，也擅自一併編進去了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，編訖并記。

目錄

一九三〇年

- 『硬譯』與『文學的階級性』……………二
- 習慣與改革……………三七
- 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……………四一
- 張資平氏的『小說學』……………四七
-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……………四九
- 我們要批評家……………五九
- 『好政府主義』……………六三

- 『喪家的』『資本家的乏走狗』……………六六
- 『進化和退化』小引……………七〇
- 『藝術論』譯本序……………七四
-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夜記之五，不完……………九六

一九三一年

- 關於『唐三藏取經詩話』的版本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- 柔石小傳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-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- 上海文藝之一瞥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-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答文藝新聞社問 | 一四七 |
| 『民族主義文學』的任務和命運 | 一四八 |
| 沈渣的泛起 | 一六七 |
| 以脚報國 | 一七二 |
| 唐朝的釘 | 一七六 |
| 『夏娃日記』小引 | 一七八 |
| 新的『女將』 | 一八二 |
| 宣傳與做戲 | 一八五 |
| 知難行難 | 一八八 |
| 幾條『順』的翻譯 | 一九一 |
| 風馬牛 | 一九六 |
| 再來一條『順』的翻譯 | 二〇〇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華民國的新「堂」·吉訶德「們」 | 二〇四 |
| 『野草』英文譯本序 | 二〇八 |
| 『智識勞動者』萬歲 | 二一〇 |
| 『友邦驚詫』論 | 二一三 |
|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| 二一七 |
| 答北斗雜誌社問 | 二一八 |
|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（并Y及T來信） | 二二〇 |
| 關於翻譯的通信（并J·K來信） | 二二六 |
| 附錄：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（譯文，并後記） | 二五八 |

貳
心
集

一九三〇年

『硬譯』與『文學的階級性』

聽說『新月月刊』團體裏的人們在說，現在銷路好起來了。這大概是真的，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，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三卷第六七號的合本。順便一翻，是爭『言論自由』的文字和小說居多。近尾巴處，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『論魯迅先生的『硬譯』』，以為『近于死譯』。而『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』，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，以及在『文藝與批評』的後記裏所說：

『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，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，譯完一看，晦澀，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；倘將例句拆下來呢，又失了原來的語氣，在我，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，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，所有的惟一的希望，只在讀者還肯硬着頭皮看下去而已』這些話，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，還在『硬譯』兩字旁邊加上套圈，於是『嚴正』地下了『批評』道：『我們「硬着頭皮看下去」了，但是無所得。『硬譯』和『死譯』有什麼分別呢？』

『新月社』的聲明中，雖說並無什麼組織，在論文裏，也似乎痛惡無階級式的『組織』，『集團』這些話，但其實是有組織的，至少，關於政治的論文，這一本裏都互相『照應』；關於文藝，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』？的餘波。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『……但是不幸得很。』

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。……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，……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。……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，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，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○字旁也有圈圍，怕排印麻煩，恕不照書了。總之，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，這些書既爲自己所不懂，也就是爲一切中國人所不懂，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，於是出示曰『此風斷不可長』云。

別的『天書』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，從我個人來看，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。第一，梁先生自以爲『硬着頭皮看下去』了，但究竟硬了沒有，是否能夠，還是一個問題。以硬自居了，而實則其軟如棉，正是『新月社』的一種特色。第二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，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，也是

一個問題。這問題從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？』這篇文章裏，便可以解釋。Proletary 這字不必譯音，大可譯義，是有理可說的。但這位批評家却道：『其實翻翻字典，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，據韋白斯特大字典，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：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letary,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。……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！』（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。其實正無須來爭這『體面』，大約略有常識者，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，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。這正如將Grimm譯作『舍密學』，讀者必不和埃及的『鍊金術』混同，對於『梁』先生所作的文章，也決不會去查語源，誤解為『獨木小橋』竟會動筆一樣。連『翻翻字典』韋白斯特大字典！）也還是『無所得』，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

二

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，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，有兩處都用着一個『我們』，頗有些『多數』和『集團』氣味了。自然，作者雖然單獨執筆，氣類則決不只一人，用『我們』來說話，是不錯的，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，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。然而，當『思想不能統一』時，『言論應該自由』時，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，也有一種『弊病』。就是，既有『我們』便有我們以外的『他們』，於是新月社的『我們』雖以為我的『死譯之風斷不可長』了，却另有讀了並不『無所得』的讀者存在，而我的『硬譯』，就還在『他們』之間生存，和『死譯』